德蔭堂集

德蔭堂集卷十五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彥成校刻

論

管子守穀論

蓋聞民爲邦本食乃民天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國有所蓄凡以爲民也然歲之豐秏難料而民之有無相因於是富商大賈乘人之急以施棄取之術而民不堪命矣爲之上者不有以凖其輕重之勢制其斂發之經使利併於商賈而農民被其害即何以培其本而植

其天哉此管子相齊所以有守穀爲守國之道也夫守穀之法祖周官遺人掌委積之意而權其輕重以斂散之故穀價之貴賤不至大相懸絶而豪奪我民者不得以肆其計巧立法不亦盡善乎歷觀往代若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皆與守穀之法互相表裏行於當時各有成效迨相沿既久而古意寖失法雖不廢乃行其法而適以滋其弊者則奉行之不善以故事相視名存而實亡耳要之管子守穀之法則固可取也使得明敏愷惻之人實心任事量中田

所獲之數每歲入穀有差而出納之間復力絶其中飽侵漁之患雖遇凶荒吾知其不爲民病矣

洪範五行經世四象同異論

大化之在兩間有體有用體者何太極是也用者何陰陽是也體未嘗不具夫用用未嘗或離夫體太極陰陽又不可歧而視之也夫太極本於無極於穆之原莫窺其蘊迨夫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之中凡本陽而生本陰而生之物各有以生生於無窮則五行之順布即二氣之良能所充滿流動於天地者也然五行之說始於洪範語其生之之序曰水火木金土語其行之之序曰木火土金水自五行之說立而凡言陰陽者悉以是爲

準而邵子更易五行而名以四象曰水火土石則又何也是豈五行生尅之理不可盡信耶抑四象之內自備五行之全耶且夫數之在天者奇而圓數之在地者方而偶圓則不滯其流行之機方則不易其對待之形故凡造物之迹苟由其流行對待者以測之皆可以知天地之化育五奇數四偶數也其殆有合於此而黙契乎流行對待之妙乎要而言之分之爲五列之爲四莫非兩儀之變化而一理之推遷異同之間夫固可會其意於語言文字之外矣

唐府兵沿革論

藏兵於農古制也自秦并天下而兵農分矣兵農分而古制蕩焉無存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漢唐以來惟屯田與府兵其制最爲近古而府兵之制卽師屯田之意以變易於其中法甚善也唐武德初始立軍府之名至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府列三等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長史兵曹別將校尉以督耕戰士以三百人爲團五十人爲隊十人爲火無事居野番上者宿衛京師是以將無握

兵之權士有田園之業措天下於衽席之安不亦盛哉乃行之既久而其法寖壞至一變而爲曠騎遂失府兵之舊何祖宗之良規子孫之不能守以至於是哉其後德宗卽位每留心欲復其制而李泌亦反覆開陳之終有所阻而不可得而復者則亦大可惜矣然而府兵之制則終爲近古矣

館閣源流論

館閣之設秦漢以來未之有也有之自唐始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學之士而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至太宗乃召儒臣草制然猶未定其名乾封以後始有北門學士又有翰林供奉之稱開元二十六年別制學士院掌內命職清地禁視前而較殊焉迨宋受命而館閣益盛矣宋翰林學士掌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有侍從則備顧問有所獻納輒奏對其禮數甚隆而所任者爲甚重也有明畧因宋之規模而更易之名曰翰林院

而官制亦異同相半此其大概也

本朝定鼎以來簡才任用庶績咸熙雖仍翰苑之舊而其遴擇之慎教育之方黜陟之明則又非歷代之偏重混賢否而不辨者所能幾其萬一也士生斯時安可不仰荅命官授職之心稱其官職而使官職與人而俱重耶若夫館閣之虛名則無足貴也

黃鍾萬事根本論

嘗謂聖人首出庶物其得乎天而優乎人者超出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數計而又竭其智慮殫其心思以立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遂羣奉其法以爲不可過蓋由其窮理之極精故能推數之極當也如黃鍾是已夫黃鍾隔八損益之法既立而言樂律者悉以是爲宗是黃鍾者固樂律之根本也而黃鍾不徒爲樂律之根本也以之審度而度之長短非黃鍾而何以悉乎以之較量而量之多寡非黃鍾而何以辨乎以之權衡而衡之輕重

非黃鍾而何以明乎度也量也衡也皆由黃鍾而出信乎黃鍾不徒爲樂律之根本而爲萬事之根本矣夫黃鍾爲萬事之根本則所以講乎黃鍾者不可以不至矣誠使黃鍾之法昭然於心目之間吾知不必有心以審度而度自審矣不必有心以較量而量自較矣不必有心以權衡而衡自權矣萬變萬化取諸左右而逢源者得其根本故也然非聖人亦烏能立其法以教天下後世耶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論

今夫心非寘然無有者也則必有所具之實理心非頑然無靈者也則必有運動之良能自異端以寂滅爲學而心之本有者失其有心之至靈者失其靈遂使天下後世昧昧焉惑於其說而不明夫心之爲物也至矣張子直指其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誠不易之論也夫心者一身之主宰寂然不動之爲體感而遂通之爲用體無不備故涵其大用無不周故妙其神若是乎心固兼體用而不遺者矣且夫體者何知覺是也吾性有仁之

德吾性有義之德吾性有禮之德吾性有智之德
四德根於心者心之體也吾有知覺發而爲仁之
端吾有知覺發而爲義之端吾有知覺發而爲禮
之端吾有知覺發而爲智之端四端起於心者心
之用也然而性與知覺則又不可分而言之也離
知覺而但言性性中之淵涵非知覺而何由施其
用離性而但言知覺知覺之呈露非性而何由裕
其體葢性卽心也而天下未有無用之體故性必
合知覺而後心之用以彰知覺卽心也而天下未
有無體之用故知覺必合性而後心之體以立合

性與知覺而心豈外是哉要之聖賢亦祇此心操而存之遂日進於高明者能盡其性不昧其知覺也愚不肖亦同此心舍而忘之遂日趨於卑下者喪其性而不復蔽其知覺而不明也然則人可有放其心而不知求乎

和則可大樂則可久論

今夫道無外也則必有至大者而後可以立其體道無息也則必有至久者而後可以充其量然道本至大而人或不能如其大道本至久而人或不能如其久以至道之不行天下者非道之不宏人也抑人之不能宏道而已矣正蒙曰和則可大樂則可久是葢由其端以極其至之言也然而和樂亦難言矣和者油然不逆其天也稍以乖戾乘之則非所謂和樂者泰然不失其性也稍以憂慍居之則非所謂樂不和則乖戾之氣覩天下盡爲拂

我之端而卽有不克自廣之象不樂則憂慍之心視天下悉屬撓我之數而卽有不能終日之勢彼其去道不已遠乎且夫天地萬物固自相通也吾之氣順天地萬物之氣亦順我之心安天地萬物之心亦安至天地萬物之氣與吾之氣而俱順何大如之天地萬物之心與吾之心而俱安何久如之然則人亦特患不能和與樂耳和則雍雍乎物我無間推之四海放之六合而皆準也樂則浩浩乎隨在自得上至千古下及百世而同揆也而寧有不大不久者哉要之和樂原非强致也苟天理

有幾微之未復人欲有毫髮之未淨將太和自在

兩間而我乃局於小也至樂無待他求而我顧拘

於近也故體道終有賴於學問之力矣

身安爲富論

且天下有無端而相嘗者吾生以外也有至近而當求者吾身以內也而人每視外至之物可欣可羡至問其所內存者何在則茫無所主焉亦何能得泰然之一日乎是故古之君子求諸一身而至足者誠不欲以彼而易此也旨哉通書有言曰身安爲富請申論之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今使天下之人去其欲富之念勢有所不能何者彼以天下之可安者莫富若耳又何知身安之爲富也哉且夫藐焉之身富於何有是不待膏粱之悅口而理

義自有可甘也是不待文繡之華體而譽聞自有足重也是不待堂高數仞榱題數尺而自有安宅之可居也故曰身安爲富也獨是身安亦難言矣心者一身之主宰苟心有毫髮之不安而身即不得其安焉故理貴其復理復而心有得心有得而身乃曠然於宇宙之內矣私期其克私克而心無擾心無擾而身乃浩然於天地之間矣將見不愧屋漏而屋漏之中何不安也無慚衾影而衾影之際何不安也推而至於日用倫常之地所盡之事所接之人一一不留遺憾又何時何地而不安也

身安如此此以視世之勞其神疲其形戚戚皇皇身爲富役而不得一息之安者相去遠矣然則舍身求富者誠深味夫周子之言斯有以得夫內重外輕之旨而不爲物情攻取之所移以爲入學之門其庶幾乎

道能物身故大論

今夫以藐焉中處之身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而不遺者道而已矣然而道與身常相待也身離道則身爲具體道離身則道爲虛名故身必待道而後能踐夫形色之性者道必待身而後能擴夫彌綸之量夫固有闕一而不可者也張子曰道能物身故大請得而申其說焉夫道也者放而至於六合推而至於四海近而至於人倫事物之間莫不有道而不可須臾之或離蓋亦極其大矣然而有身焉又道之所由以見其大者也何者道能體身而

身亦能體道是故道之大極於天地而參贊之功非身而天地不能得其位道之大盡於萬物而裁成之用非身而萬物不能得其育惟能舉體身之道而以身體之靜而存養不覩不聞之必嚴也動而省察莫見莫顯之必謹也以至所接之人所盡之事一一不留其餘憾將見衆人囿於私而適形其卑暗者我獨進於高明衆人蔽於欲而祇覺其狹隘者我獨恢夫廣大浩浩乎物我無間上下同流道能物身之大也何莫非身能體道之大也哉聖人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宏道者體道而成

其大之謂也道不宏人者道能體身而成其大不能必人之體道而成其大之謂也故曰道與身常相待也

一故神論

嘗謂萬有不齊之物充滿流動於宇宙間使無所以宰乎其先則天地亦不勝其勞而紛紛者何以不匱其施乎是惟無聲無臭之中實蘊乎有形有象之迹而後知蕃變之機皆歸于於穆之原也正蒙一故神之說請得而論之今夫天地之大也屈伸往來推遷而不已者流行之妙蓋亦極其神矣然其神焉者屈伸之相尋必有以默運於屈伸之際往來之遞嬗必有以主宰於往來之間豈無故而至此哉且天下惟有所雜者則不能統而雜出

者因以泥其機有所倚者則不能該而偏倚者因以滯其運而何以神也夫惟在天地者參伍錯綜而不病其雜條析縷分而不至於倚而其神遂擬議之而不可紀極耳吾嘗反覆於天地之義而得其故則亦曰一而已矣惟其一故時行物生時物自致也而行生之者固已神矣推而通之利而行之凡萬彙周充溢之機皆一理顯化醇之用而何從窺其深哉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者神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而一故神之意可以會其微矣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論

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分而兩儀立矣然有一定而不移者陰陽對待之體也有環轉而無端者陰陽流行之用也惟體立於對待故陽主乎生而陰主乎成惟用妙乎流行故陽非陰不能獨生陰非陽則不能獨成泥而言之寧有當乎正蒙參兩篇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誠窺乎其微矣夫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聚而後有其形使陰自陰而陽自陽則陰之精無所依無所依則散而無以爲受陽之精無所蔽無所蔽則洩而無以爲

施陽無以爲施陰無以爲受而造化之功能或幾乎息又何恃以生物成物於不已也且夫陰有陰之宅而陰之精不宅乎陰也陽有陽之宅而陽之精不宅乎陽也蓋天下凡屬乎陰者其質本陽屬乎陽者其質本陰陽入乎陰之宅而藏其精而陰乃得陽以爲質陰入乎陽之宅而藏其精而陽乃得陰以爲質互藏精于其宅然後陽非獨陽陰非獨陰以之生成萬物而無窮也要而言之陽藏於陰陰藏於陽陰陽之難以孤行者以兩而化也陽藏陰之宅陰藏陽之宅陰陽之未嘗相悖者以一

而神也對待流行之義又不可歧而二之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論

五行一陰陽也本陰而生本陽而生五行若有一定之性而動靜互根之際陰之中未嘗無陽陽之中未嘗無陰又有以極其流行之妙則夫五行之精固不得歧陰陽而二視之矣然五行潤下曰水炎上曰火水火與二氣升降浮沉而木華金實於以交錯雜感而不可終窮故水火居陽變陰合之先爲能兼體萬物而無遺也且夫水陰盛也就下而居卑火陽盛也發揚而暢達水火之性旣殊說者遂以爲水屬於陰而無與於陽火屬於陽而無

與於陰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又何恃以生生於不已耶是亦未明乎坎離之旨矣坎之中滿陰包乎陽也離之中虛陽包乎陰也是故水外晴而内明火内晴而外明葢其晴者從乎陰之類明者從乎陽之類一物而各具乎明晴之不同者陽在内而陰則外陽在外而陰則内陰與陽迭相爲體也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陷於陰者陰凝於外而陽處其中附於陰者陰居乎内而陽麗夫外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非能窺坎離之奧而深於易者烏足以語此哉於此知陰陽變

化之運交資爲用而不泥乎象則其混融而無間者有妙合而凝者矣

元孫容照安恩校字

德藼堂集卷十六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彥成校刻

記

原心亭記

原心亭在院署之坤方與教習廳相對凡入中秘之選者卽此而肄業焉亭中四面皆窗霽月光風豁人心目檐前雙槐挺秀夏日濃陰滿地溽暑生凉秋深落葉蕭蕭聲來益靜車馬之喧杳無聞也歲在己丑余蒙

聖恩得讀書其中與諸同館把筆吟誦於斯亭者

迄今三易寒暄矣獨是亭以原心名者何也聖賢之學不外傳心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帝以之遞相授受而遂爲千古心法之祖大學言正心孟子言求放心卽危微精一之旨也宋儒張載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夫性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心兼體用則心固不能外性與知覺而冥然獨存者也乃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吾儒之言心有體亦有用釋氏之言心有體而無用有體無用故自滅其仁義禮智之性而并喪其知覺運動之能也然則亭名原心殆亦原其

所謂有體有用之心而不可入於釋氏之空虛乎

於是而爲之記

考

九河考

禹貢曰九河既道九河在兖州界平原以北爾雅載其名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其名可考而知也拔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後之所行已非九河故道而鄭元又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則移河爲界又若擧自桓公矣夫周之去古尚未久也而九河之在天下已不得其詳其後戰國穿渠築防各求

已利而秦火之餘典籍蕩亡雖有好學深思之士亦不能確有所據以正流傳之譌也漢代河患疊見議者每欲復九河之迹而不可得至成帝時河堤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夫許商止言三河其餘亦不詳也士生千載下千載以上之事如九河之不可考者固非一端要使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不爲之穿鑿附會於其間則聚訟之辨可以息矣

議

三傳得失議

昔孔子自謂志在春秋春秋乃萬世不刊之經也獨是當時褒諱貶損不可盡見故春秋之名雖載漢藝文志而孔子所修之本世無有也古經之出取諸左氏公穀三傳若是乎三傳之翼經其功不亦大乎然而翼經之功三傳固均有所得而三傳之參差錯亂以起窮經之疑者亦不能不均有所失如盟蔑之為昧築郿之為微會厥慭之為屈銀公穀之異乎左氏者猶屬豕魚之誤若夫君氏尹

氏之書其義更甚懸遠也及觀襄公二十一年之書孔子生昭公十四年之書卒三傳之意爲增減又可見矣況臆斷之偏至於鸞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非左氏之失乎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非穀梁之失乎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非公羊之失乎凡此皆有關倫類之大不但豔富之失於巫清婉之失於短辨裁之失於俗而已也要之左氏親見國史攷事精於公穀公穀雖經傳聞往往不失聖人之舊所以三傳之流傳於天下不與鄒夾同湮沒也窮經

之士能卽傳以通經復引經以核傳惟以準乎義
理之至當而不徒求諸章句之中則傳之所有可
審擇其至善卽傳之所無亦可以黙契乎聖人之
微旨而不必拘拘於左氏公穀之成說安見聖人
之志不大明於後世也哉

辨

三禮同異辨

議禮之人必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然後可以一天下之人心夫禮非强合之物也自郊廟朝廷以至日用飲食之際莫不有禮要悉本乎自然之節文故雖至纎至悉之故必曲折以求其盡善者惟以得乎人情之安而已矣自古制禮之能首推周公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也間嘗讀周禮而見其綱領悉備未嘗不嘆其體國經野之道足以立萬世之宏規至於儀法度數條舉目張不留毫

髮之遺憾則儀禮又甚彰明而較著也然與周禮儀禮可以互相發明而不悖者禮記一書故無異二者之義疏矣朱子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卽此之謂耳說者謂禮記四十九篇盡出於漢儒之手其說亦未可據以為信夫典籍淪亡之後傅會之弊容或有之而古經賴是以存也苟能研窮以會通其意卽三禮之同異攷訂以求合乎人情之安則凡郊廟朝廷日用飲食之際安見其不有當於古人之意也然而去其繁重補其闕畧卽古人之成書參以斟酌合宜之見以成一代之禮彬彬郁

郁而可觀者斷非有德有位之聖人而不能也不
然議禮聚訟之笑何取於經生章句之末也乎

尙書古文今文辨

學者生百世以下載籍亦云博矣由百世以下論討百世以上之載籍如見古人也然而代遠年遙不能與古人晤對一堂致使傳聞錯誤未能堅學者之信反以滋學者之疑則又以不見古人爲恨也昔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可以垂世立教者定爲百篇百篇之中悉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也假令至今尙存又何從有古文今文之名叅疑信於其間乎自秦火之後盡改倉頡之體天下不復知有古文故

漢伏生口授尚書之二十八篇皆今文也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壁內古文虞夏商周之書時人莫能辨其科斗文字不得已而以聞於伏生者詳其文義爲隸古以定之然其增多於伏生者除所出盤庚二篇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三篇外不過二十五篇按百篇之數已亡其四十有二矣嗚呼百世之後尚論古人如尚書古文今文之錯襍湮沒而不可攷者何可勝道乃復濟以穿鑿附會之說於其間苟非好學深思亦安能辨其是非眞僞確有所據而不惑與

字學音韻辨

蓋聞天地有自然之元音音韻之義大矣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是聖人作樂被之詩歌準之聲律濟之八音以動神人者不能外此而音韻之最著者又莫過於三百篇詩與樂原合一也推而六籍之雜陳及凡有立言以垂後者皆有音韻存乎其中然音韻之學上古未有成書也著爲成書始於魏晉自李登聲韻出相繼而起者不一人惟周氏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見於隋志而唐四庫書目

不載則已亡之矣唐人奉爲章程者陸法言與劉
臻等八人同撰切韻五卷孫愐刊正爲唐韻則唐
入所用已非沈約之四聲矣宋祥符中賜新名廣
韻後宋祁鄭戩等更爲集韻而廣韻甚微迨劉淵
併爲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宋人據而
用之并集韻亦廢矣歷觀往代俱有成書然因時
而變每有古韻今韻之不同而其間又雜以四方
風土聲音各異雖反切詳明而反切之中聲音保
無異於南北乎故辨音韻者惟矢以大公無我之
心酌之于古審之於今復不存南北之見狃於聲

音之失則音韻之學可考而知也

說

五帝之世如夏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首出御宇以好生爲心而大化翔洽民物無夭札疵癘之患惟能與天地合其德也稽古三皇之代洪荒初闢類多未備之端至於五帝神靈天亶復濟以經理之才五氣布而四時行凡一切創制立法興禮作樂之舉悉於此而盡啟文明之蘊固無異資始之繼以流行矣然時有春夏秋冬之不同世有皇帝王霸之各異五帝如夏則生生之意暢遂條達不徒句萌甲拆而

又豈蕭條慘淡之象耶說者曰時有推遷世亦遞降春夏之餘轉爲秋冬皇帝王霸亦勢之不得不然而其實非也天地之氣陰陽而已陰陽之運剝復而已時不能無閉塞收藏之時而生理未嘗或息使謂霸之不可至於王王之不可至於帝帝之不可至於皇則是秋冬之後必無春夏有是理乎故君誠五帝之君世卽五帝之世將見長養之機長留於天地間矣

氣水言浮物說

古有三不朽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立言蓋亦重矣然立言不自言始也言之所從出者氣而已矣氣有大小而言亦隨之氣之大者其言沛乎而莫禦浩乎而無窮以視雕蟲刻鵠之技言不從氣生者相去何可同日語耶閒嘗觀夫水而見其奔騰之勢旣無從窺其畔岸津涯而其中所浮一切之物莫不挾以俱往者水大於物也而何疑於氣與言也今之爲言者但求言於言而不知言之根於氣故曰工其言而言仍不工彼古昔聖哲之徒躬

行心得著之於言初未嘗有意於文而言自文而
行自遠其所從出者固不同也是故立言者必先
養氣養氣則立言有本而非工言之士所能得其
形似也不然則是不疏其源而欲以溝渠之水浮
江海所浮之物也吾知其不能矣

三冬文史足用說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之心固與天行同其不息者也學者法君子之心以爲心則亦何日何時而可間其心耶然學者之心歷四時而不變而四時之中可以恣其探討而無窮者則尤莫如三冬何也冬者歲之餘也當歲之欲暮天地收藏冰堅木落學者之心思神智不能不斂而入於內者氣機使之然也況五夜漏下剪短燭以理殘編更有以繼日之所不足乎蘇子云平生有味在三餘卽文史足用之說也學者乘此足用之時

專覽文史尤取其有益於身心家國者以爲明體達用之資而不徒視爲空言則亦君子法天不息之心矣

六宗說

王者與天地合德故燔柴瘞埋之外百神皆得而祭之無愆四時之序則祭於泰昭不乖寒暑之節則祭於坎壇法日月之明順星辰之度消水旱之災則祭於王宮祭於夜明祭於幽宗雩宗所以齊七政調二氣也外此所祭不一神而禮文亦因之而各異要皆祭也而書有六宗之說其故何與夫王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至尊無上而必曰畏天命者不恃其尊而尊天也則夫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而謂之宗者以六者從乎

天之類也地統於天此乎天之類而謂之宗即尊天之意也然泰壇泰圻反不得謂之宗者豈尊天地反不如尊六者耶蓋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故無假於尊之名也此六宗之說所由來乎

序

順天鄉試錄序

乾隆十有二年秋八月屆賓興之期

特命臣阿克敦偕左都御史劉統勳典順天試事

伏念臣以譾陋之材早入詞垣得親侍從出受封

疆之寄入膺喉舌之司方愧學識迂踈末由報稱

乙丑科仰蒙

寵渥典試春闈茲復以掄才鉅任畀臣聞

命之下彌切悚惶夫京師爲首善之地多士觀光

者八方雲集欽奉

諭旨今科尤加慎重乃循甲子之例
命近侍大臣監視內謹關防外嚴摟檢貫緣之路
絕僥倖之念泯積弊澄清眞才競奮尤當仰體我
皇上闢門籲俊之至意精白乃心秉公棄取爰進
順天學政臣呂熾所錄士暨太學諸生共八千餘
人扃闈三試之臣阿克敦臣劉統勲與同考官庶
子臣林蒲封等晝夜披閱得正榜二百三十二人
副榜四十六人既蕆事擇其文之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末竊惟文章者政事之本人
心之源也平時稽古讀書一以聖賢爲師法則學

有根柢名言精理結撰於中而後發而爲文得心應手即一字一句之間無不菁英卓越準乎古而亦宜乎今由是明試登庸以名士爲名臣實有坐言起行者上副旁求下臻實踐正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歟夫制藝貴以先正爲程式博覽經史體會傳註斯清奇濃淡各有所歸故理脉眞然後能貫通拘牽繩墨非法也考核當然後能精礬雕繢滿眼非華也義必窮其奥而縋幽鑿險不足以爲心思也句必求其新而越規滅矩不足以爲格調也是又惟陶鑄乎兩漢兼綜乎八家斯

其體宏敞其神淵穆其氣則蓬蓬勃勃浩瀚中自然恬適其詞則炳炳烺烺焜燿中終歸蘊藉彼世之務采色夸聲音者徒見其浮靡僞妄而已洪鐘鳴而箏笛之響不入於耳濯錦鮮而繁縟之綵不迷於目指歸既定決擇方精此所以正文體端士習重煩

聖訓也今之爲文者理必清眞詞必典雅無誇多而鬬靡無苟且而弋獲固已蒸蒸然皆知趨向矣顧或作者得之而閱者失之則遇合無憑誰任其咎務使閱者之精神與作者之精神浹洽於句裏

行間而默相渾合然後可柳子厚云古今號文章
爲難得之難知之愈難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臣幸
得操衡鑒識其難亦不敢不求其所以難惟與同
事諸臣矢公矢慎取醇正精湛之文而拔其尤卷
阿之詩曰藹藹王多吉人藹藹王多吉士惟願集
高岡之鳳俾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庶不負
聖天子樂育人材之意但　臣雖竭誠以襄事其間
或擇之不精採之未盡清夜自捫實不能無目眯
五色之媿焉爾

家譜序

章佳氏始祖諱穆都巴顏先卜居於長白山之東名斐雅郎阿繼遷於鄂謨和索羅綠鄰近部衆不睦攜所生五子西遷於瓦勒喀什羅爾金居焉始祖之牲畜不可數計量以山谷故名以祖諱得名曰穆都巴顏和洛之稱蓋由於此後所生五子各居一方曰斐雅郎阿曰伊漢阿拉曰卯丹曰馬爾墩章茵曰舍楞噶山其四祖之孫祇正白一旗餘旗俱有若祖若孫自爲紀載因散布已久未得其詳云始祖長子諱查克旦巴顏世居斐雅郎阿子

胡爾扈常額尼生子七長子查爾吉巴克什次子
濟栢立呼詹三子康泰墨爾根四子納朗阿羌謙
五子阿古贍六子布勒猿七子莽色今之在鑲白
正藍二旗者皆其後裔譜系現存可攷也阿克敦
曾祖巴篤祜巴顏查爾吉巴克什之子圖伯巴顏
之弟也巴篤祜巴顏生子四三子幼亡長子哈爾
班生子二長米泰次伊泰四子哈爾巴生子二長
失名次哈禮俱無後惟我曾祖之次子雅爾泰生
子三長米思哈無後次幼亡三子阿思哈生阿克
敦伏念曾祖以來人丁零落祖年六十始生敦父

甫四齡而祖已棄世不絕者一線耳賴祖宗神靈默佑祖母陳氏撫孤成立再振家聲敦欣懼之忱未嘗一日忘也所望後之子孫以忠厚居心以公正立行培養祖宗元氣而不泯遺澤則必將受天眷而衍繁昌之慶於無旣矣謹序一支以待詳攷焉

贊

菊花隱逸贊

睠彼黃菊獨飽秋陽花肥冒雨葉茂經霜穠姿退色弱質收香長留晚節以殿羣芳楚楚綴英亭亭敷秀掩映疏籬依微遠岫冷蝶還尋寒蜂相遘桂後梅先適逢其候逸士之德幽人之貞自抱高潔不染纖塵秫田釀熟結廬爲鄰彭澤淸賞千載一人

閻立本畫瀛洲十八學士像贊

載瞻圖像得覩名賢高山在望景仰依然曠世相感高蹤競傳我懷其人中心躍然或以文章風雅堪悅或以事功倫類超軼如冰之清如玉之潔盛世得人非關粉飾我

皇首出克應昌期海宇昇平八表無涯師師濟濟較此稱奇生今世者勉副

主知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門下晚生青浦

王昶謹校

元孫容照鄉恩校字

德蔭堂集後序

德蔭堂集十六卷先曾祖文勤公所著也爰自先
高祖光祿公從
龍定鼎以武功起家然深喜讀書每與當時文人
名士相款洽乃徧游浙西嘉杭勝處傾產購書故
家藏極富公乃得刻勵力學讀書於左安門外之
楊坊村家塾志存遠大不屑以詞章自鳴發爲文
章根極理奧卓然非經生家言康熙戊子登賢書
巳丑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門由翰林洊歷
中外入叅

循勿屢掌文衡三使朝鮮兩使準噶爾勲績載
國史身後
賜謚褒榮
恩隆祭葬繼復以先祖文成公平定兩金川功
晉贈上公生平碩德宏猷朝野望之如泰山北斗
而所著述自瀛洲侍從視草承明以逮奉
命皇華懷柔布化洎乎協中弼教襄贊
綸扉典領樞廳提衡玉尺綜計登朝歷五十年際
重熙累洽之昌期膺黼黻隆平之重寄鉅構鴻篇
指不勝屈每一脫稿不特館閣後進奉為典型卽

同時寮寀亦皆斂手交推顧先公服膺古名臣不朽之三不欲以文字爭先於藝苑猶曩志也以故名章儁什傳誦人口者尚存其他則散佚頗多先祖文成公嘗裒掇遺製彙爲此編序而梓之藏於家塾迄今四十年矣那彥成仰承世德懼墜家聲爰於公暇既謹輯文成公年譜將以上之

史宬復念文勤公是集舊版已漫漶率長子容安敬加覆校重付開雕俾我子孫益曉然於衍澤發祥其來有自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那彥成幸叨德蔭敢不敬念之哉

嘉慶二十有一年夏四月之吉曾孫那彥成謹識